

常州寺墩“玉”见良渚

□ 刘持平

《周礼》记载,玉璧、玉琮是古人祭祀天地的重要礼器。40多年前,我因侦查工作接触“顽石”数块,即常州警方移交给博物馆的玉璧、玉琮。据说,举凡贵神之物都有曲折离奇的经历,上述玉器的回归正是如此。

玉器现世:“顽石”逆袭为国宝



苏南地区有许多墩。《辞海》曰:墩者,土堆也。实际上大多都是远古时墓葬的封土,由于年代久远,无人知其历史。现属天宁区的郑陆镇有个百米长的土堆,因曾建过寺庙,故称寺墩。20世纪五六十年代,农民劳作时曾发现过多件玉器。

随着寺墩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,世人才知这些玉器是宝,价值非凡,消息不胫而走,境内外走私团伙齐齐瞄准常州,设下种种圈套,甚至深夜潜入博物馆盗窃。有位智多星化装为“大老板”,深入到内部,看准火候,来了个“人货一窝端”,缴获了被倒卖者称之为“不过一块石头”的圆形物,该物被迅速送至南京博物馆鉴定。专家说此为良渚时期玉璧,直径超30厘米,保存完好,堪称“璧王”,价值非凡。

“璧王出世”的消息,惊动了各级文物机构,专家们纷纷想要先睹为快,北京两家博物馆更是争相来电,希望获得收藏权……考古学家、历史学家何以对良渚玉器如此青睐?其背后有十分复杂的历史文化

原因。

史前文化都是以第一发现地命名的。20世纪30年代,杭州良渚镇农民种田时发现了一批玉器,西湖博物馆馆昕更先生对该地进行了长江流域的首次田野考古发掘,没挖到玉器,仅出土了一些碎陶片。而玉器当时受清代古玉专家吴大徵论点的影响,被当作“周至汉代”古玉,后大多流失到欧、美、日的博物馆。1959年,“良渚文化”的概念正式提出,确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,距今约四五千年。

1982年,寺墩文化遗址被发现,以其完整、丰富的原始状态,展示了良渚时期的历史风貌和独特的文化个性。尤其是3号墓,出土时呈现出“五彩缤纷、琳琅满目的壮观景象”,在男性墓主身旁,共放有120余件陶制和玉制生活用具、生产工具、装饰品。令人吃惊的是,24件玉璧、32件玉琮环绕人体一周,这一典型的史前时期玉殓葬实例,首次真正揭开了太湖流域古文明的神秘面纱。



寺墩墓葬3号墓出土玉器

良渚之谜:玉从何来,以何琢成?



良渚文化以其代表性的琮、璧闻名于世。良渚玉器的用料主要为软玉,是透闪石、阳起石组成的致密块体,质地坚硬,硬度为5.5~6.5度。从发现的6000余件成品看,其用料十分可观。我国虽与墨西哥、新西兰同为世界三大古玉生产国,但在20世纪80年代前,长江下游各省一直没有发现软玉矿床。有人推测,玉料来自新疆和田或东北辽宁。但太湖与新疆毕竟遥遥万里,就地取材的可行性似乎更大。

几乎就在寺墩遗址发掘的同时,江苏省地矿局在溧阳天

目山小梅岭钻探中发现一段透闪石软玉矿岩芯,硬度5.5~6度,与良渚玉器相似,为玉料来源找到了可靠的依据。

玉不琢不成器。细细观察这些玉器,其勾勒眼鼻等形态的琢纹仅宽0.2~0.9毫米,刻纹仅宽0.1~0.2毫米,最细的只有0.7丝米,表示眼睛的圆圈竟用7~8根直线环接而成,真可称为微雕之鼻祖了。那么,在金属工具产生之前,先民如何在硬度超过一般岩石的玉料上施展阴纹线刻、浅平浮雕、镂空透雕、半圆雕等技法,鬼斧神工般地实现他们的艺术构想和原始宗教观念呢?

经鉴定,玉器上残留的直线痕、抛物线痕、圆弧线痕,是平刃、绳锯、砣等工具切割形成的。砣要由辘轳式支架、轴和传动带组合而成,从当时陶器普遍是轮制的生产方法看,出现砣类工具是有条件的。专家由此认为,治玉用砣是良渚文化的重大发明。

玉琮、玉璧上的大孔是用木棒、竹管加硬度大于玉的解

玉砂作介质、蘸水对钻不断研磨而成。而想要雕刻出玉琮表面栩栩如生的兽面像,上述工具均无用武之地,即使现代激光雕刻也不一定能达到如此高的水平。专家们试图寻找某种“秘密武器”,直至上世纪80年代末,丹阳市磨盘墩良渚文化地层中出土了一些用燧石打制的细小石钻、尖状器等,终于令他们茅塞顿开。

燧石,俗称火石,产在石灰岩中,是硅质化学沉积岩,主要成分为玉髓,硬度7度,自然呈贝壳状断口,裂片尖锐。专家用燧石钻在玉料上刻线作图试验,取得了理想的效果。

其实,古人早就为我们点破迷津。《诗经·小雅·鹤鸣》曰:他山之石,可以攻玉。这石,即为取之不竭、用之方便的燧石。由此想见,山顶洞人骨针上的穿线孔也应是燧石类钻所打制,人类早在旧石器时代就会使用这类工具了,到了良渚时期,石器制造经验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,玉文化艺术高峰的到来是必然的。

神兽图腾:玉琮背后的信仰密码

玉琮上的兽面神究竟代表了什么?答案众说纷纭。但有一点是共通的,即它是“表示氏族的标志或符号,是氏族崇拜的灵物,是原始宗教的初始形态图腾”。

持巫术说的认为,琮是巫师借以窥天观地的“望远镜”,能助其目力,象征着沟通天人、交际鬼神、辟除邪恶。更有甚者用阴阳说来解释,认为琮两端方中有圆,代表的是阴阳合一,是原始社会性崇拜的体现。

持天圆地方说的,以《周礼》“黄琮礼地、以苍璧礼天”为依据,指出琮礼地,其兽面神应为地神。先民所信仰的诸神多与他们的生产方式、生活环境相关,会择其一二作为图腾,以表敬畏、禁忌。

何为地神?有学者从兽面像怒目、獠牙、阔嘴的形态中看出是神兽老虎;也有学者结合兽面像头上的两只角以及太湖地区多雷雨的气候特点,认为崇拜的是龙……但始终没解释琮为何有不同节数,每节为何有4个兽面神等本质问题。

在较合理的说法中,这地祇可能为神农氏一类,或神农氏之祖先。《周书》云:“神农之时,天雨粟,神农遂耕而种之……后五谷兴助、百果藏实。”《史记》载,世传神农“人身牛首”。因此无论从粮食、生活与土地之关系,还是牛与耕地、收获之关系,此图腾取自牛的形象可能性极大。且该兽面神重圈眼、宽形鼻、扁长嘴,活脱脱一幅牛脸大写意。

玉琮是古代宗法制度的代表物。反映在墓葬中,琮的多少应与各宗的数量相等,而琮的节数又与单一子宗世系的多寡相符。上面的节大于下面的节,表长幼之序意;若干琮环列墓主四周,既表示各宗子孙对宗主的怀念与崇敬,同时又是维护宗法制度的重要仪式。

良渚文化圈涉及环太湖流域约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,先后在常、镇、苏、沪、杭等地出土近6000件玉器,考古学者面对如此丰富而又成熟的史料,



寺墩遗址出土的人面兽面组合纹玉琮

